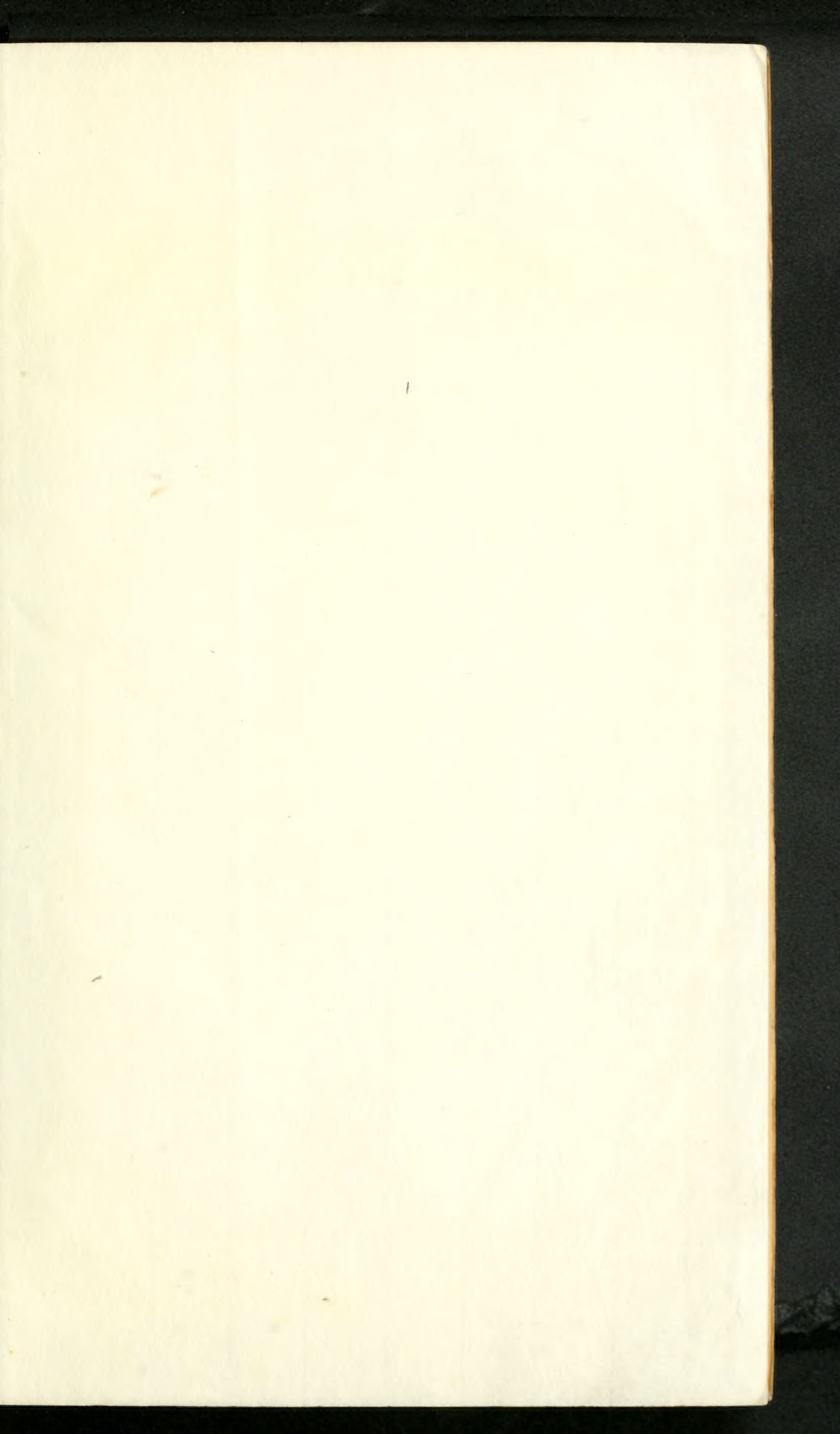
[illegible]記



林下筆記卷之三十四

華東玉糝編目錄二

宣政殿次對
賓對臺諫推考
備邊司啓
廣運之寶
紙馬牌
高麗兕
古墨殘笏
摺扇

八德扇
竹夫人湯婆子
玉扇
扇子楼
嘉聲閣
鯉魚風
冷節
聽讖
點心
上元雜事

帖製考
門帖
骰子四緋
葉子戲
陞官圖
紙鳶
第一江山字辨
皇華語
荷居入燕語
雲崗篆

石尚書
紀曉嵐贈耳溪物
寶覃
覃𪗋中物出東方
東方古罕
四時香館所貯古罕
完山鍾
水車
木綿布
布有尺数

數目用多筆字
金銀以兩計
合同
忽絲毫釐分錢之別
斛式
自稱之謂
別號
居士徵士之稱
主臣之由
品藻古人

鸜鵒端硯拓本
鸜鵒硯
蘭亭本
周定王蘭亭小本
定武蘭亭考
李煜論右軍書
淥琴
海濤天風琴
三潭月印圖立軸
駉馬十六圖

論詩
論書
論畫
益齋先生畫
唐寅畫
杜律虞註辨
又辨虞註杜律
詩境圖
集夢詩帖
五州烟雨圖

吳架閣
苦岑雅禊圖
淳化閣帖兩本
屈原外傳
曉嵐詩語
清永二使君
鶴山遇風
勅使求東國翰墨
潤筆
別中州人語

秋窻悟雪圖

金石經鐵筆

貞珉之樁

東方犂董

開元研

文衡山溪上横琴圖

文衡山細楷帖

八仙慶壽墨

康熙墨

燕人供東人生日

復初齋集選本有

左氏辨

讀書蕉方言

耳溪夢圓嶠

東京古蹟考

呂真人榴皮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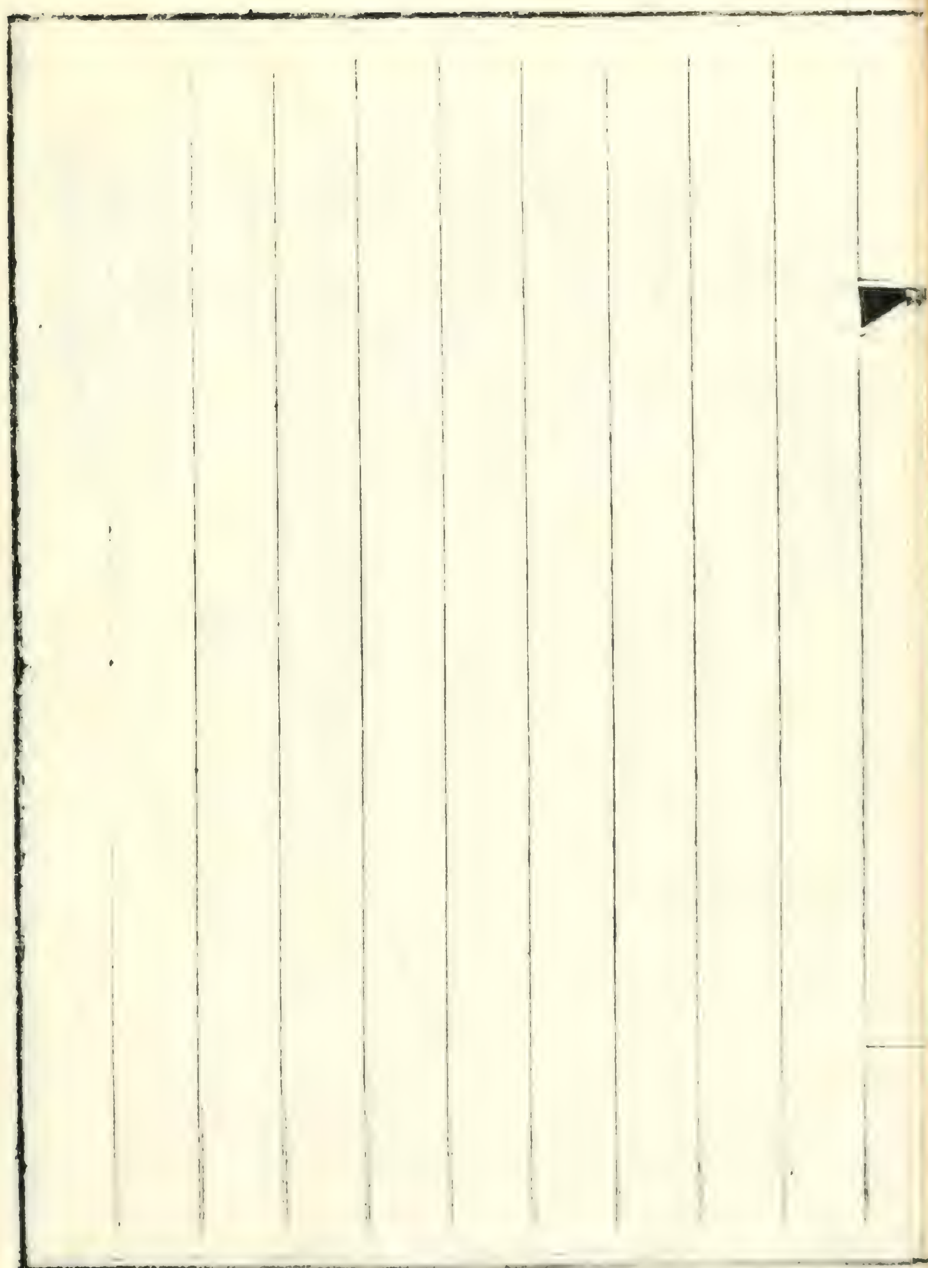
韓昌黎書夷齊讀書處大字

墨竹跋

東海碑

金自菴筆蹟

佛書之藏



林下筆記卷之三十四

月城李裕元景春輯

華東玉糝編

宣政殿次對

東闕宣政殿在仁政殿東國初所建也覆以青瓦者只此一殿閣而已純廟朝賓對多行於此後此殿用於不吉之時遂廢是禮人皆惜之

賓對臺諫推考

古規賓對不叅臺諫請推也若有呈告在外違牌分別出榻教矣自憲廟朝不爲分別一以賓對不叅兩

司諸臺并推考定奪今上朝余參次對語及是事上欲為釐正臣奏曰行之久遠便作前例今不必改之

備邉司啓

趙心庵於備邉司草記徃徃書曰詩曰頗樵道是事嘲祁堂曰公之書傳文法可憎矣余笑曰如我者謂之以諺文可乎頗樵曰諺文好於行文余曰我好看南藥泉文而盡㣲不成也两公借見藥泉集曰其文果合時用余曰心庵案上常有此集而文體則異矣

廣運之寶

余少時見一故家書籍中有唐大板宋元綱目踏如

斗大印其朱文曰廣運之寶知是內府物而不辨何時圖章後奉審沁都外奎章閣所藏皇明御筆安廣運之寶一如書冊所踏者御書是萬曆帝遺墨而其傳來未可攷甚恨也

紙馬牌

大報壇藏皇明馬牌造制如橫軸上繡馬或一或二三下有勅字安印與鐵馬牌有異亦古蹟也

高麗兕

斗室宅舊蓄高麗秘色瓷尊爲安文成公宅遺墟所得可寶也養研老人借用八年而還安文成嘗掛晦

菴像遂號晦軒甘露寺詩曰日暖庭花藏淺綠夜涼山月送微明憂民未得湔塗炭欲向蒲團寄半生史稱憂國傷民之意溢於辭也此尊即先生舊物而繪翁鶴六朵雲十八皆用粉青余蓄瓷罌以粉青畫靁文麗俗之用采皆以粉青可知也正字通今俗以尊作尊卑以尊酒罌之尊別作樽非也樽林木茂盛也說文又作罇古者酒一壺稱一經人有以五經遺者聞其來束帶出迎乃酒五壺非五經博士也尊說之下漫錄古人語

古墨殘笏

乾隆初倣方氏譜造墨內府所藏方于魯受造墨之法于程君房其譜行于世漢志朱提銀八兩爲一流東國尚古堂寫經墨有佛相者此亦方譜所出也

摺扇

高江村天祿識餘謂今之摺疊扇初名聚頭扇元時高麗始以充貢明永樂間稍效爲之今則流傳寖廣團扇廢矣至於揮灑翰墨則始於成化間云張東海以爲貢於東夷永樂間盛行於中國然南宋以來詠摺扇者頗多東坡謂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即此也南方婦女猶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

近年良家婦亦用之云

八德扇

海西載信之間以草葉織成團扇農夫之所用也名爲八德曰風淸之德祛濕之德藉寢之德償廌之德織易之德避雨之德遮陽之德覆甕之德

竹夫人湯婆子

編竹爲筒空其中而竅其外暑時置牀席間可以憩手足取其輕涼也俗謂之竹夫人按陸龜蒙有竹夾膝詩卽此器也湯婆子用銅錫器盛湯置衾中煖脚按此名雖不經見然東坡有致楊君素札云送煖脚

銅缶一枚每夜熱湯注滿塞其口仍以布單裹之可以達旦不冷范石湖有脚婆詩則是時并有脚婆之稱也東國有兩品竹夫人一如此制湯婆子事不稱罷老人或以匜罷盛湯水以煖手足亦此制也

玉扇

玉果縣扇匠金喜玉東方初有之毘於扇者也學於李石見之窜本縣後入海居宮又學於石見時人得一握不翅珙璧呼為玉扇宮扇

扇子楼

姜豹庵世晃字光之所居鄉第起楼門若摺扇之展

因名扇子樓此圖嘗一見之於四五十年前甚可玩也公癸英廟丙申老人科以副使赴燕瀋陽遇大雪與上使李老浦徽之唱酬且有書畫其帖曾在余度公燕中廣交名士有書贈公曰文之退之筆之義之畫之愷之人之牧之光之熏之世謂之十之評

嘉聲閣

沈斗室嘉聲閣翁方綱所書也此閣甲於國中雖有一堂二堂之壯麗不及其安穩精緻也公盡平生氣力成此室貫精思集古今書畫奇石翠篁悉貯于此公歿其遺稿借人入於燒燼一二堂已撤書畫散在

各處嘉聲閣獨存今文作貴主宮萬事經紀舉在目前不必存久計也徐楓石作公墓文曰公於事厎居第二善書公也

鯉魚風

余見白少傅詩鯉魚風起芙蓉老認以九月風又有用為三月風者宋余靖詩曰農家榆莢雨江國鯉魚風或三九同候而然耶

冷節

東坡詩曰空庖煮寒菜破竈燒濕葦詩與日同寒申公題黃州寒食帖曰我生亦已老五十二寒食來日

古人所謂鏡聽

猶可追往日真可惜真警語也

聽讖

元朝聽讖唐宋故事也麗朝風俗十八日為之我國元日子夜半先聽之言謂之讖徐研耘憲淳少時聽紙牌戲者曰盡死公解之以進士是年果登司馬有一姻戚家聽女子使其兒催前文傍未解其意是年殁葬於其親側此皆科儒之窮詐非達者事也

點心

世俗以小食為點心不知所始唐鄭傪為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粧未畢我未及

飧甫且可點心其弟舉甌已罄俄而女僕請飯庫鑰匙備夫人點心傪詬曰適已點心今何得又請是唐時已有此語也南宋趙溫叔丞相善啖阜陵聞之曰朕欲作小點心相請乃設具飲玉海至六七又啖籠炊百枚令衆大點心之間有所啖此或為小點心也歟

上元雜事

賣暑者唐宋人賣痴獃此與賣暑同其流俗踏橋麗俗以禳脚病諺所云一夜踏十二橋消十二月之災壬辰後此風漸衰望月之厚薄以徵豊儉其來久而陳

穀穗嚼蘸(?)果核河戲皆羅麗舊俗而佳節遊衍之一事也

帖製考試

正宗庚子命帖製文任有闕之時內閣提學稗(?)抄考試下詢大臣獻議曰臣伏讀醒教所以起義於無稽之例推行於試士之時者允合通變之宜蓋館閣自是一體差除初非別人通融掌試如兩館提學之互相推移實甚便當後援以為例以余所見金松石學性以閣提當是後古規也

門帖

門帖本古之桃符度索山大桃樹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能辟百鬼故黃帝象之冬月驅儺畢即立桃梗於戶上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後世易以紅紙陳雲瞻簪雲樓雜話云春聯之設自明太祖始嘗微行到一家見無門帖知為屠家未及倩手帝大書曰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非根東國此法亦行禁門正廟使曹允亨書揭英廟詩曰太平太平長太平如是如是復如是可見守成之氣象也

骰子本魏陳思王所製乃燒窑成者説郛云博骰本以爲質唐世鏤骨爲竅雜以朱墨更有取相思紅子納寘竅中令骰子於四上加紅亦有所本言睛唐時投瓊惟幺一點加紅餘五子皆黑色李洞詩曰六赤重新擲印成又名穴骼或曰明瓊或作投子蓋取投擲之義南唐於義祖前爲博戲擲六骰於手曰信不負公當一擲遍赤投之果六子皆赫郎所謂六紅也東國有小骰戲十二尼二四七爲緋藉上格近此戲也

葉子戲

歐陽公云唐人宴聚盛傳葉子格泰文謂此唐之讖也葉子二字析其字工半乃廿世字餘木字湊下子字作李乃是廿世李正合有唐二十帝之數南唐書李後主妃周氏又編金葉子格即今之紙牌也東國挍戩謂之紙牌與中州制同而異余所曾見者也

陞官圖

世俗局戲有陞官圖開列大小官位於紙上以明瓊擲之計點數之多寡以定升降按房千里有骰子選格序云以穴竅難避為戲更挍局上以數多少為進身職官之差豐貴而約賤有為尉掾而上者有貴為

古之稱風箏者也

将相者一名百官鐸倪鴻寶所造唐以来已有之又宋時有選仙圖亦用骰子比色先為散仙次為上洞漸至蓬莱大羅等列仙亦彩選之類也遼史興宗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以采勝者官之則真以骰子選官矣東國有陞卿圖一名從政圖又有覽勝圖與此一般設局

紙鳶

臺城之圍梁武帝以紙鳶告急於城外而援師莫有進者金守汴日為紙鳶置文書其上至北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以此退敵難矣然唐張伾

守臨洺為田悅所攻馬燧等救兵未進伾急以紙鳶放過悅營悅射之不及乃落燧營言三日不救洺人且為食燧等遂進解圍是紙鳶亦有時濟用東國以紙鳶為戲元日始上元止

第一江山字辨

龍山挹清樓有松下翁第一江山扁又有控海門牓門牓尤軒翥可喜第一江山本吳雲壑書刻在金山令練光亭扁即翻摹用世人不知誤以朱書稱之江字白下書按東國文獻草創事無記傳處只從口吻相道安得不以訛傳訛乎余初認以朱書始考得吳

書然未可定價顧就質爲

皇華語

漢江以下蠶頭仙遊峯楊花渡諸處皆宴皇華之所也鐵虞山皇華集跋云陪臣篇什每二字含七字意如國內無戈畔一人乃彼國所謂東坡體耳諸公勿和也

荷居入燕語

李公若愚燕還問於紫霞曰公見蘆溝橋否答曰未也荷居笑曰未見如此形勝公可謂虛走一遭也紫霞曰吾則見名家古老如翁文達者論詩論書多授

秘鑰君雖攬勝至蘆溝諸處恐不及余所見之一代人物也相與大笑而别

雲岡篆

眉叟許公古篆入神羅大將洞最高舍有雲崗二字刻石在於塢上乃許公篆畫法無烟火氣此舍名拱北軒白下舊宅而題之者也余王考少時居此世傳其房埃借白下神手于今百年無一石嵌階新貴易溫

石尚書

中州名士問於余曰貴國壬辰之役石星用力甚多

至今稱道乎對以尚不忘其恵建祠祀之名士笑曰
貴國則紀恵果然而皇明諸儒之是非猶不息矣大
抵石尚書之遭罹亶由於是而華世之後漢人筆記
往往雌黄至有叩問之境可畏者公論也麻提督後
孫之在東國者坦齋朴公定名夏帛後爲綑帥

紀曉嵐贈目溪物

紀公贈耳溪以宣德硯丹砂研山程君房墨玉如意
威斗葫蘆茶注俱是文房佳品也威斗範銅鑄成形
如熨斗色甚蒼綠柄長七八寸葫蘆茶注康熙時卯
摹者也色黄而方四隅印自天申福四字覆之以盖

丹砂研山以辰州丹砂石削成五峯色蒼而斑丹砂點附於峯間高三寸許長五六寸程君房墨程君房所製形圓而厚周可數寸兩面皆畫

寶覃

蘇米齋寶蘇室蘇齋皆覃溪老人居也覃溪見紫霞墨竹題曰碧玉林深水一灣煙橫月出海東山却憑淡墨青鸞尾淨掃清風五百間癸酉十月題昔坡公答周邠語名齋曰清風五百間覃叉取義題霞本中公結緣於蘇之始也公亦名其居曰蘇齋又曰寶覃覃齋中物出東方

曰商乙父鼎博古圖中物李常泰守伯符北平翁氏得於易水李氏曰漢玉璏墨床古劍鼻也王莽云美玉可以滅瘢即解其璏碎之曰蟻鼻泉曰宋銅東西筆洗也漢高帝以玉杯爲太上皇壽以横長故後人謂之玉東西見考古圖曰宣德雕熙壇小爐曰成化印色盒曰硯蓋天然如意玉秋史誌硯蓋曰天然如意玉爲皇明舊物今歸張夢椎如意室其一也曰緑玉香百乳平肩兩耳紫檀蓋珊瑚頂曰佩文齋松花石硯有康熙御銘曰貨布式硯有紅荳主人刻銘曰挼畫式牙色古瓷罨曰西施乳水滴也曰頂品花瓷琖

曰天青色雙螭耳大壺曰鍾式水中丞曰金粟山藏
經紙曰竹秘閣昔有王虛舟臨蘭亭是日也天朗氣
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二十三
字吳彭年刻曰斑竹筆筒王獻之斑竹筆筒銘裘鍾
出致虛閣雜俎曰狀雪堂帖馮銓記書劉雨若刻也
王虛舟言蘇書嵩陽帖誤一尖字曰渾身梅花水沉
筆筒羅兩峯畊物前生花之寺僧金農弟子曰象牙
茶盤通身作藕房內雕折枝物象

東方古兕

曰百濟尾硯有秋史尾千年硯天然六字銘曰高麗

秘色尊安宅物曰高麗膏泥携瓶考古圖以爲吏部穉尚書子容使虜中於帳中常見之曰雒川石硯樂泉南相公九萬鎮川頭陀山紫石硯詩云聞昔韓生得鎮石一拳携入紫宸中重瞳鑑別親題品聲價居然冠海東韓生蓋指石峰也曰紗羅子石曰葫蘆曰曰馬面如意松癭也曰倭剔紅剔金山水杯曰赤間關御硯司四海硯曰西藏硯山

四時香館所貯吉兕

乙父鼎河圖硯未央瓦當硯刻銘長無相忘大明爐竹秘閣一刻八駿圖一刻秋海棠題曰紅芳照眼莫

恨無香一刻進蝸丹名帶礪古印刻玉磬樓文衡山物大晶印刻一片冰心珊瑚大印刻鐘彝款識皆漢印耕織圖古墨康熙製真羊毫一枝能作大小字瑪瑙竹筒刻墨床青磁窯小筆洗有兩耳白磁窯大墨海高麗秘色罂一對東國窯罂西洋畫尊斑竹杖象竹如意古籐坐杖古銅投壺

完山鍾

余見完山鍾雲石鑄之鏤之曰新鍾成銑徑百有二十厥周三百八十有四積之以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其徑二十分之一為厚寧十分去二為鉦寧去

四爲舞穿厚差眡徑差之穿則自鼓至鉦八十有一損益之以三五變而鉦甬之間可得也蓋脩刪邕圜衍密數生尺尺生律云

水車

楓石作龍尾車記曰泰西水法爲車者三筩爲提爲下上爲而激水謂之玉衡筩爲柱爲升降爲而跔水謂之恒升墻爲圜爲環轉爲絜水謂之龍尾而龍尾於河宜玉衡恒升於井宜故切用之愽龍尾爲最三者皆西法而明太保徐文定公所傳也叙工精切駮駁乎考工之亞姻菴曰余讀奇器圖說四五或難解

未若此記之歷歷如覩掌紋也

木綿布

木綿布行於宋末元初古者凡布皆以麻爲之木綿作布卽文莊謂元時始入中國南史林邑傳木綿吉貝樹也花係木本而非草本其色正紅及落時則白如鵝毛但其花秪可絮茵褥而不可織布唐書南蠻傳云吉貝草緝花作布名曰白氎又名吉貝夏之織貝卽今草綿布是也東邦之出文忠宣益漸始也其孫曰萊造機抽絲呼其機曰文萊

布有尺數

羲皇始造布然其用何物為布及升數精粗莫得以考爲想亦不越於絺綌也三代以上之布必以二尺二寸為廣以及升數多寡皆以爵秩爲之等威故禮深衣言袖曰廣終幅又曰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尺廣狹不中量不鬻于市後世則不能然爾

數目用多筆字

陸容菽園雜記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相傳始於尚書開濟因錢穀之數用本字則姦人易攛改故耳然宋遷寶崑山志已有之東國官文書商賈去來皆用多筆字惟文字上壹貳叁三字多通用

即前[illegible][illegible]云大書中央中破別之也即今市井合同

處

金銀以兩計

漢時金銀皆以斤計如高祖賜陳平金四萬斤之類是也侯景圍城羊侃募兵衛之詔送金五千兩銀一萬兩以兩計起於梁時東國銅鐵以斤計之金銀以兩計之有貴賤故也

合同

今俗作契券有所謂合同者以兩紙尾相並共寫合同二字於其上而各執其一以為驗蓋本古法也鄭康成註書契云書之于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

以相考則已肇其端周禮地官有質劑之制國策馮驩為孟嘗君之薛收責名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註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東國漕船有勘合法秋曹刑罪囚亦有勘合至於商賈有於音皆以法也按古未有紙之時凡簡牘編連慮恐有改動故於縫上刻記之鍥縫今紙上署縫猶仍舊名呼為款縫此亦合契遺法也

忽絲毫釐分錢之別

王西莊謂分寸丈尺分本度之名今人乃以為權之名不知起於何時又（十芒為忽）十忽為絲十絲為毫十毫為釐

十釐為分十分為錢皆未詳所起按此事見宋史度量皆以十起數惟權則以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後世乃改銖為錢十錢為兩自此而上十兩百兩千兩萬兩而權之數亦以十起蓋以便於用其實錢字乃借用錢刀之錢非數家正名也

青苗錢不始於王安石

王安石以青苗錢禍天下人皆知之然青苗錢之名不自安石始也宋史趙瞻對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范鎮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按通鑑唐代宗

廣德二年秋七月税青苗錢以給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東國書籍少考据每患不廣而雖有見唐史者泛過廣德間事以安石為實此看文字之病也

斛式

官斛上窄下廣起於賈似道元至元間中丞崔彧上言其式口狹底廣出入之間盈虧不甚相遠遂頒行之宋以前之斛乃圓製如今之圓斗東國之制與元制相似其大小各道各邑不同李公書九只同湖南制趙文肅公秉龜為宣惠堂平京外斗斛竟未知尚今遵行也

自稱之謂

下官之稱漢書賈誼傳大臣罷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下官二字始於此然非官員之自稱也梁武帝改稱臣爲下官小生晚生之稱薛宣留朱雲以觀四方奇士朱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小生之名始見於此晚生晉戴淵邈請立學校疏曰今後進晚生目不覩揖讓之儀晚生二字晉以來已有之但以之自稱不知起於何時嘉靖刑部趙公乃費閣老同年姪授偈必書年晚生東國下官小生之稱有之至於晚生似是侍生也

別號

月令大雩帝鄭康成註云帝上帝也乃天之別號別號二字始見於此漢書古今人表謂帝嚳學於赤松子別號當以赤松為首後世於字名外別立一號以自標榜也達官貴人之有別號蓋始於宋之士大夫亦謂之道號如長樂老六一老泉半山東坡之類相習成風遂至販夫牙儈亦莫不各有一號宋人小說載某官拿獲一盜責其行刧盜輒曰守愚不敢詰之則守愚者其別號也盜賊亦有別號更何論其他矣近有人譏別號詩曰孟子名某字未傳如今道號却

紛然子規本是能言鳥又要人稱作杜鵑可為一笑也輟耕錄吾子行云唐人雖有道號却不曾刻人印章別號刻印亦自宋人始此條清人筆記也鈔錄以倫警世

居士徵士之稱

魏書盧景裕不仕貞素自得人號為居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其名由來久矣有學行之士徵名而不仕者謂之徵士尊稱之則曰徵君後魏高允作徵士頌凡四十二人皆與允同徵者余拜魯城明齋先生墓不書官銜但書之曰朝鮮徵士某之墓名而不至之

謂也

主臣之由

史記漢書陳平傳文帝問陳平決獄錢穀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文穎曰猶今言死罪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詞古者奏狀不用二字東國書牘恒用即謙愧之意也

品藻古人

王士禎工詩而疎於文汪琬工文而疎於詩閻若璩毛奇齡工於考證而詩文皆下乘獨朱彝尊事事皆工雖未必凌跨諸人而兼有諸人之勝此紀曉嵐之

訛也近日翁方綱考證詩文兼擅其長世稱竹垞之後勁而其金石精覈又非竹垞可及

鴛鴦另硯拓本

百濟宮瓦得於金秋史倩姜若山製爲另硯遂命名鴛鴦另銘曰鴛鴦瓦化爲另兮落花巖邊一逝兮凌波兮行于故國兮如昨後千年兮烟月夕詩人憑吊兮漁人網得辛未刻之貞碧携贈星原但留拓本

鷺硯

尹棪溪携舊唐製小鷺硯其樣精妙色微紫磨墨不及端方余曾一見之後叩之復得一賞於鍾山廬可

叱右軍顧諸鵞也後又得宋製鸜鵒硯記之

蘭亭本

蘭亭帖有二本定武肥本頴井瘦本秋史肥本跋有抱殘守闕之語肥瘦二本轉覺瘦勝於肥耳按蘭亭首稱定武本宋刻亦自分早晩前有亭列幽盛遊古不摩殊九字而剏後有湍帶右流天五字而損書家考證亦云難矣千百本無一損湍天師菴本再出土是亦定武之搨栞是石出自天師菴土中明初徐中山取置國學不知何時復委諸土中萬曆復出今在國學故又稱國學本也國學本傳爲薛刻而非之既

惓之之字終期於盡之盡字死生亦大之之亦字妄作之作字凡此四處皆改易必非薛道祖所刻百年前已不肥況今瘦弱如一髮乎薛刻歷在快雪堂戲鴻堂帖或云昇山落本本或云王姓下嫁奩余嘗得二本校正於古東尚書處恨不得較看於唐詩姚察孫僧之搨也考證言暢叙之叙又邊是隸畫

周定王蘭亭小本

明永樂周定王名橚太祖第九子臨蘭亭小本萬曆益王祐檳重摹刻憲皇帝子也初王羲之蘭亭帖遒媚勁健謂有神助後連日再書數十百紙終不能及

羲之自孫愛之七傳而至智永乃徽之之派也舍俗為
僧居越之永欣寺以能書名其蘭亭序跋授弟子辯
才藏之室中樑上置匣貯之人所罕見唐太宗深好
右軍書收真蹟幾三千六百紙惟未得蘭亭尋訪此
帖知在辯才處乃勅追師入內道場供養恩賚因問
及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辯才確稱往日侍先師
實嘗獲見自師沒後薦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既而
不獲遂放歸越中後房玄齡薦蕭翼往取之翼請得
二王雜帖三四通遂改冠微服隨商人船至越州衣
黃衫日暮入寺與辯才圍棊撫琴情甚相得踰月因

談論翰墨翼曰先世皆傳二王楷書法自幼耽玩亦
有數本自隨辯才欣然熟視之曰是則是矣非得意
時書貧僧有一真蹟翼曰何帖荅以蘭亭翼佯笑曰
數經亂離料真蹟豈在辯才自梁上匣內出之翼故
指瑕摘纇分競不定自示翼之後不更置梁上並翼
二王帖皆留几間辯才時年六十尚日臨數過老而
彌篤翼往還既密無他猜疑辯才偶出嚴遷家竊翼
謂守房弟子曰忘净巾在內乃為撤閉取蘭亭並二
王書函出於永安驛呼驛長凌愬曰我是御史墨勅
在此可報爾都督齊善行馳至則宣示墨勅促治辯

才時猶在嚴遷家聞命不知所以見所謂御史者乃
翼也聞取帖驚倒仆地翼遂奉帖馳驛以進太宗大
悅拜翼為員外郎賜銀瓶一金縷瓶一瑪瑙碗一始
愁老僧慳吝數日後仍賜物三千緞穀三千石辨才
不敢自私施于寺建塔三級帝既得帖命供奉趙模
等各搨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時能書者如
歐虞褚諸公皆臨搨相尚後以真蹟從葬昭陵世無
從見矣蘭亭會合四十一人而書用蚕繭紙鼠鬚筆
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字皆搆别體就中
之字最多

定武蘭亭考

齊更令歐陽詢自搨之勒石留之內府人不可得石獨完善石晉不綱契丹自中原輦寶貨圖書以北至殺胡林德光死永康立國棄石而歸慶曆中李學究者得之韓忠獻婿也始以墨本示公公索石瘞之地中後其子出石售人本必千錢由是好事者稍得之所謂定武本也大觀中詔取此石後於薛氏家其子嗣昌進上御府徽宗龕置宣和殿夫臨摹之際毫髮失真則精神頓異世所有蘭亭何翅數百本而定武為最佳然定武本有數様今取諸本參之其位置長

短大小無不同而肥瘦剛柔工拙要妙之處如人面
無有同者以此知定武雖石刻又未必得真蹟之
風神矣唐竇象字格龜臨洞穴沒而有餘曰肥鶴立
喬松長而不短曰瘦黄文節曰蘭亭真蹟今竟失之
書家晚得定武石本髣髴存古人筆意摹寫或失之
肥瘦亦自成妍翁覃溪穌米齋蘭亭考崇字則定武
本三點俱見者最上之舊本又載崇字山下三小點
全者如趙文敏所得獨孤本趙子固落水本越州石
氏本天目山房本是也按新羅鍪藏寺碑中國賞鑒
家俱稱其深得右軍之髓者而內崇字山下三點亦

皆全云耳崇字他本不從三點

李煜論右軍書

南唐後主李煜書評曰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於拘窘顏真卿得其筋而失於粗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於生獷徐浩得其肉而失於俗李邕得其氣而失於體張旭得其法而失於狂獻之俱得之而失於驚急無蘊藉態度此皆通論也余有諸人帖持評較着一無差誤古人果先獲之

蕉琴

蕉琴無絃者是貞碧先代古物也此琴舊為西平公子寶藏轉至沈陝川鏞閣盡歌舞塲三易主而至為柳氏藏物也

海濤天風琴

毗羅國石上枯桐作琴名曰海濤天風琴取成連海山化琴工之義此物行于世余少時見之今不知在處意金游觀園亭名琴盡聚必一品之於此也

三潭月印圖立軸

金陵八子有高岑龔賢樊圻鄒喆吳宏葉欣胡造謝

孫此圖高岑作也曾見內府收藏總多高子品標題半是啓禎年孔東塘贈樊圻者也高岑字蔚生未見其跡有子蔭字嘉樹世業名江淮間

駉馬十六圖

余舊蓄趙脩祿駉馬圖趙宋崇寧人也此圖經山公借余改粧往来珍玩後入大內吏不知所從題曰駉駉牡馬馬斯臧魯野春深萬物康楊柳桃花皆可畫盡圖不得頌聲洋

論詩

一代自有一代之風故詩三百十一篇二南而下諸

國之風各自不同而其緣情感性則同也若徒事獺襲自謂高占門墻寄人廊廡頓忘自己性情自作一家則後之人何由辨別其為何代何人之詩也

論書

近有一種風氣論書以昌黎詩羲之俗書趁姿媚一句籍為口實毀右軍父子而自虞褚以至米趙文董一切歸之俗書唯一歐率更推以為漢隸金石刻之嫡傳蓋書家有南北之異此其北派之論也吾未知其為公耳

嘗以為寫生難於山水即工染脂粉尚患笨伯況可議寧爾命筆肖奪天工耶文字離於筆墨而又到筆墨所未到之地毛詩尚矣爾雅之分門別類離騷之標舉寄托直與造物者爭工吟繹之頃芬芳溢簡形色湧紙自後古今名雋七言五字往往有生香活色猝然遇之如見其真惟在人情思熟參文工繪事了非二義我東畫學但求之於畫故去畫日遠且士大夫不知詩書畫髓同一法乳繪素一事委之院人而恥言之即此文字鹵莽可以及隅山水名家或有家以稱說者至於寫生寂然無聞即有之若出於院體

工細必入於水墨勔勳四百年間惟一姜豹菴尚書
超超玄著余童子時青藍授受但在竹石一派至今
懊恨去年秋余田少司寇解官閒居明窗淨几握管
從事特發豹翁臨十竹齋拒霜烟梅二頁試一擬之
十指拂拂如有小悟遂及於翁所未及臨者凡得雜
花菓蘭竹石二十四頁頗究寫生之法首重在筆次
用墨丹黃其末也若其渲染秘妙又全在於約畧淡
遠閒至墨備五色超脫象外非具文心慧業者未易
告以金針矣兒子準衍幼好弄翰時窺一斑爲書此
數語卷尾以付之奚止寫生指南可作詩文津逮小

予知之癸未春正月晦日碧蘆舫書

益齋先生畫

益齋先生奉使入蜀歷覽江南也圖寫諸勝天下絶寳也草坪李氏家傳來五百年不知所終近見一族人家塗之以壁余言其來歷始知爲寳又出三幅一岱山圖一嵩山圖一金陵圖在壁上者霉不可辨囑改裘分度穿不可回可惜神物堙沒於煙煤中也本八幅秋史曾一移摹未知尚在其書樓也

唐寅畫

一日有小童賣一畫簇乃唐寅所畫章臺少年行也

殘縑黯黑畫不可辨以顯微鏡照之始尋其端緒儘絕寶也有秋史圖章改裝似在石墨書樓也

杜律虞註辨

虞註杜律濟南黃臣跋郎題二詩確辨其非虞註乃張性伯行之注而伯行與伯生音相近也故但知以訛傳為虞伯生矣令乃閱王阮亭池北偶談益知其所未知阮亭曰杜律乃張注非虞註張性字伯成江西金谿人元進士嘗著尚書補傳獨廷翁吳伯慶有輓詩云箋疏空令傳杜律志銘誰與繼唐碑予在京師曾得張注舊本按此則張性字伯成又非伯行也

然則原非其字之音近於伯生而稱虞注也又為之一嘆

又辨虞註杜律

成滄浪集抄本所載以為虞注杜律嘉靖間太原守濟南黃臣與山西監察御史浮山穆相重刊此書黃自為跋其畧云余讀麓堂詩話西涯論虞注必非伯生之作余遊都下偶獲一本名曰杜工部律詩演義宗與虞注不差序稱元季京口進士張性伯行情學早亡鄉人悼之得此遺稿因相與合力刊行余得之喜甚欲以其書告西涯會其卒而未果此書至今以

虞注行据此則此書之非伯生古人已先我而疑之況有黃跋之明證耶張性元人也伯行與伯生音相近而早亡虞道園則元時之大家也故遂以虞注見補也前有考證而又以滄浪語尾之

詩境圖

劉禮部尚詩曰虛空無處所髣髴似琉璃詩境何人到禪心又過詩放翁取詩境字名其室竹坡詩話有明上人者作詩甚艱求捷法于東坡東坡作兩偈以與之其一云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相無更涉其二云衝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

非妙處妙處在于是始知詩境非力所可致在於澹漠虛空處耳三十年前見詩境圖但一儒一釋相對像而已

集夢詩帖

天際烏雲含雨重樓前紅日照山明嵩陽居士今何在青眼看人萬里情此蔡君謨夢中詩也此詩互見於蘇文忠夢詩帖故更錄以辨之

五州烟雨圖

張茶農題畫後云五州爲南徐鎮山故米海岳父子多愛寫之本朝王石谷查梅壑笪江上三賢曾合作

一本題曰五州烟雨蓋倣米也茶農蒼雪子張深余
見此圖全用米點大小霞善於其法一本尚在余林
下壁上

吳架閣

架閣裔孫嵩梁補蘭雪覃溪爲弟其家狀曰公沒之
日酌酒別家人危坐大書曰我不佞佛亦不事仙死
生晝夜此理自然其過化者燭中之燄其存神者明
月在天擲筆而逝瞑架閣名揚金溪人文丞相辟爲
禮兵部架閣文字元初徵不起

苔岑雅禊圖

吳蘭雪時在黔南任所𥮊班李尚廸於酒席寄信蘭雪有一聯云美人香草能消福循吏名山更著書佳句也

淳化閣帖兩本

兩本月半黄廿二帖一是王著摹一是肅藩本也舊在海居肅本則線條去饒有活機王著摹凍蠅癡䀇都無血氣即此可以審正優劣况贋王著昌若真肅藩耶

按淳化閣帖摹勒何止數家或如虎賁之于中郎徒貌似耳茲刻適勁秀逸神精逼肖藏家態于銀

鈎鐵畫之中盡毫髮無遺憾矣余見於衛源發石閒納價購得之闕北有九段右人曹縣王君雪濵鈎鐫補遂成完璧始於順治十七年庚子四月迄次年辛丑六月河陽薛所蘊識于翁園之寶墨齋

屈原外傳

余讀沈亞之屈原外傳喜其逸事之幽怪也辭致之冷韻也寄托之哀艷也依其叙次追而韻之若其女嬃擥衣石非原之事也茲錄其清高之操以補逸史云

曾茶山集久不傳余編定四庫自永樂大典錄出今有刊板矣詩人王屑載趙庚夫嘗題其集曰清於月白初三夜淡似茶烹第二泉咄咄逼人門弟子劒南已見一燈傳然放翁詩與茶山詩不類或以為疑不知放翁於排奡奇崛之中錄歸清淡固與遺幅寒窘者異耳松園之詩真得放翁之意者為題八韻以質東國之作者嘉慶庚申上元河間紀昀並識

清永二使君

清風守尹鶴山濟弘山水永春守俞綺園漢芝篆隸即一時之選也北海趙公有小莊於丹陽兩守逢迎

於水石烟霞之間傳為勝事時余王考伯湖西兩守之來余以童丱拜於兩公多資其法兩公之顏髮猶可想像

鶴山遇風

純祖乙酉十月十四日鶴山行臺自耽羅返命至嶺嶝前洋所騎船遇風漂流十五日汐水還泊濟州別島浦先以薦道科試官而行收券亦得完綠袍之為文科主文罕例也先是鶴山言三十年前夢見披仙冠危冠衣黃紬袍據天然几几工空諸所有只有一小帖于少頃披起身出户顧語鶴山曰君且坐閲是

帖對曰是公詞翰否曰是展視之第一幅紅箋上有填詞一首當時頻了然覺來惟記首句曰月痕西墮衆江東流又記中腔曰綠楊陰中紅叱撥末尾曰須寄書扇餘兒來不省餘兒是何語後閱公集及志林王朝雲生子曰餘兒未期而夭然則夢中所過殆真是坡仙恨不能記其全曲也

勅使求東國翰墨

正廟庚申勅使求見廷紳翰墨上所命者洪耳溪良浩尹三山師國具白谷廙申紫霞緯也勅使指中公寫字曰頗多得此書

潤筆

隋鄭譯拜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頻爲制戲曰筆乾荅曰出典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此潤筆二字所由昉也歷代盛行此事東國牧隱李公穀文得厚資建一僧菴於龍門山巔爲願堂名曰潤筆菴余往年作循智之行見菴子尚存

別中州人語

紫霞入燕華士朱野雲晩與之遇甚恨談草中撥筆大書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十字野雲手加數圈淚隨沾紙潸人之恨二百年不熄見我人無滯吐膽

况文字之感人者乎

秋窓悟雪圖

趙荷裳雲卿言曉枕欲題聽秋圖覃思之頃忽夢遊一客揖而前曰子何不取空山悟處非關雪迦葉拈来豈有花之句入此詩用覺而思之此乃翁文達句子也甚異之然竟不能彀入詩用是可恨也荷裳此夢妙閑詩境中小霞命準作圖余亦贈詩

金石經鐵筆

金石經者樓閣洞居人出於秋史門善鐵筆一時士大夫圖章皆出其手余亦使刻印者多而比石墨書

樓法罕下無奇法後有吳小山圭一深得篆墨法往來彝齋秋史之間其法益神大內諸刻舉皆任之吳手初則純正可珍漸入佳境隨以索隱其文不可辨行之未十年眼廢中州周少白以其手刻贈余余以是蹈於彝齋所求隸書彝齋大驚曰近世佳手托余刻其印方又使小山刻少白印付之樣使少白畫印其所刻全幅以歸之此本在彝齋海棠樓余前後所得周刻數十方皆名刻也年前以御書賜橘山嘉梧室八字乞刻於少白以眼昏不能副倩丁學教刻之其法近周吳餘派也

貞珉之稱

古人謂金石文字曰吉金貞石貞珉字見翁覃溪集中湘山野錄江南徐省騎善小篆暎日視之晝之中心有一縷藁志䛐見余隸曰一筆揮灑無半點塗鴉者此固勝人處也

東方翠董

朴令公瑄壽有手巧圜土爲太湖石灌以青紺水着色若新出袖中東海又刻木作彝尊甗觥鼎鬲等屬染綠傳金古色蒼蒼宛然是秦漢以前物余借玩屢遭愈出愈奇余以爲東方翠董

開元研

硯製葫蘆樣四環刻蘭亭全文跋曰大唐開元十三年春三月奉聖旨臣馮承素恭摹字小於蚕頭洵奇物也研背又有乾隆壬辰御題詩一絶曰米記韓馮惜未見今看承素研存真雖欣無翼聯珍羽難致却慙似褚人此題恰今壬申為百一年也

文衡山溪上横琴圖

衡山自題曰推琴一笑四山空百道飛泉萬壑風何用冰絃薦神調宮商遥在水簷中徵明二印曰徵仲父印曰衡山印此帖坦齋朴公得於燕京余亦屢見

未知今在何處

文衡山細楷帖

華山贈余一帖文衡山遺墨而蠅頭細字盡是癸御文字日録者也似是草藁之漫㳄復粧為帖下有圖章數十諸人之名而最大者成親王也諸相公會時以此視之皆艷羨之

八仙慶壽墨

八仙墨刻鍾離權張果老韓湘鐵枴子曹國舅吕洞賓藍采和何仙姑八仙慶壽昉元時戲臺舊本頌期頤得之不可磨也

康熙墨

古墨刻耕織圖康熙甲午年所製今二百餘年物也愛不忍磨元史高麗孟州墨最貴品中州之愛遠方物亦然也

燕人供東人生日

翁星原奉紫霞像其生日供之以名茶若紫霞之於覃溪供生日覃溪之於東坡供怪石於臘十九也

復初齋集選本有二

秋史在禁直自蒲節覆校復初齋集至荷花生日畢只選七律百首紫霞各體俱選屢易乃止二本行于

世

左氏辨

西京以来皆謂左氏孔子弟子即論語所稱左丘明余以為非也太史公序十二諸侯年表曰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子左丘明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則口受其傳者七十子之徒也論其語成書者丘明也何嘗謂孔子弟子乎然則尊之之過而謂受經孔門者漢晋諸儒之失也抑之之甚而謂在六國時者宋元諸子之誤也以余觀之其在春秋之末戰國之前乎

讀書無方言

我國讀書之法音義外又添方言一事每句讀下輒以方言收聲此所謂吐也是以經傳皆有諺解其功倍於中國此所以學業成就者難矣

耳溪夢圓嶠

洪文獻一夕夢訪圓嶠居士皓髮癯容如畫中僊瞪目而視曰君將欲掩我名耶公曰夫名者公器奪不可得讓亦不可得惟視其實之如何吾何敢掩公名耶居士笑曰誠然君之書有古意而法不足吾書則法有餘而少風韻仍出示數帖果渾成無生割之病

又示古法帖多常仲將筆見座石有文石如石鍾遍刻篆籀文竒古異常因謂曰吾嘗欲作石鼎書刻昌黎詩未果君可爲之否遂揖而别後琢玉作鼎以書雅行隸字書石鼎聯句此鼎尚在冦巖尚書宅中

東京古蹟考

新羅文武王墓在鷄林雩壇之傍初王圑於倭臨薨詔曰葬我於海中當化爲龍以距倭海中有大石如小島葬於石間未幾風雷大作有黄龍見於石上名其臺曰利見遂以爲禱雨所事在三國史後耕田得古碑即王之碑而大舍臣韓訥儒所書也其文剥落

無序而有曰赤烏呈災黄熊表異俄隨風燭貴道賤
身蕤以積薪碎骨鯨津等句明是火化水葬之語不
可謂國史之誣也
太宗王陵無象設前有碑龜趺高丈餘失其身工安
龍頭夭矯蟠拏刻鏤精巧面有方篆陽文曰太宗武
烈大王之碑王於三韓有萬世之功樹木不敢翦伐
況石乎必是蠻人竊去也聞東靈鳳山有高麗太祖
御製集唐文皇書碑壬癸之亂蠻人截之以東在道
中折遂舁其半而去尚留原州夫距萊海千里尚然
況鷄林數百里之近乎昌林寺碑金生書趙子昂盛

稱雖唐人名刻無以過之名於中國者安知不為蠻人所竊乎

真興王北巡碑過鐵嶺至沃沮定界也穆陵朝中將軍砬印來傳世洪耳溪每托北去者覓之庚戌俞通判漢敬書云咸甲之間有黃草嶺其上有頹仆古碑上下皆折乃真興王古迹也印送一本尹柃溪移置咸營庫中

麟角寺碑在義興洪耳溪窮尋佛殿棲底斷石十數塊其文微有麟角二字集右軍書者也按碑高麗默軒閔漬撰僧普覺碑銘其法如唐僧懷仁之集三藏

序也

鍪藏寺碑云是金生書古之藏兵處也洪耳溪見磨豆磓脉理異凡石堅起視其腹乃古碑折其半者也命工搨来果是鍪碑而考其文即新羅翰林金陸珍書見其姓誤稱也俞文翼聞之喜曰老夫平生聚金石録數百卷獨未得是碑也

金角干庾信墓碑在慶州西十里洪耳溪叅其墓覓碑不得後二十年李公書九視金石帖中有金角干碑數幅亦必無疑而蓋於壬辰之亂碑失所在是本即亂前舊搨也似率更之法東方古蹟莫先於此如

在中國當爲岣嶁石鼓之亞也

白月碑舊在榮川中年失所在尚古子金光遂守鄰
縣搜得於田間運置官廨印行于世後耳溪如榮川
訪之棄在廢園中亟使舁致托主人作木匣俾防風
雨傳訪金生書於鷄林見大橹院小扁於康津見萬
德山白蓮社六大字又得田游巖序及興隣君印本
云按舊說初在奉化今在榮川似自奉而至榮未知
孰是而在榮園確也

平濟塔在白馬江上唐高宗顯慶五年遣蘇定方領
舟師與新羅將金庾信破百濟虜其王義慈筆其國

置熊州都督府刻石紀功撰者陵州長史賀遂亮書者洛州河南權懷素筆法蒼勁在顏柳之前而可稱東方古蹟之首矣

呂真人榴皮帖

東坡詩話云有道士自稱回山人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絕句壁上曰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書訖出門渡橋遂不知所之或曰此呂洞賓也夫神仙之說本荒唐矣彼純陽真仙去耶胡為而來人間留筆蹟也是未可信然坡翁既言親聞其事則又不可謂誣

也觀其字畫飄搖如斷雲空花若出神化決非烟火中物也近日此本盛行于世公子王孫之别墅不刻揭此書恥之不知出自洪耳溪得於故紙洑弊處也

韓昌黎書夷齋讀書處大字

癸卯春洪耳溪自燕歸歷孤竹城謁二子像於灤河邁秀才李美字純之者與語孤竹古蹟純之曰此中有夷齊讀書之墟水石甚奇洪公呀然笑曰夷齊之世邈矣今何以徵爲純之曰距此百餘里有山曰書院山有寺曰雲居寺昌黎韓公斷崖石大書曰夷齊讀書處大豈無稽而韓公書之乎洪公猶未之信㲼

年純之搨送東齊讀書處五大字及嘉靖刻古蹟碑一本下附其游山記筆力雄邁字形奇古不似宋以後筆殆非凡衆人跡昌黎既孤竹故境而碑言唐太和年建寺正當韓公之世則其稱韓書不為無據矣

墨竹跋

楓臯公墨竹跋曰紫霞老夫自十餘歲時已臻三絶古今鮮有其匹蓋亦天生其才歟紫霞詩法始自創妙非人人所可窺畫亦奇妙清秀非雲林石田之儔都無與對惟書藝雖極其趣差不及詩畫然以就自家三絶而論若並世而言固已絶於人矣冬夜又見

紫霞寫竹本因畫思筆因筆思詩譾書如此未知又有定論別在鄙見之外歟論紫霞則余自擬當世具眼若不知者謂之妄則余不敢思辨耳丁亥南至也小海曉燈楓皐老人識

東海碑

東方之文眉叟最古往往類蔡碑漢隷筆則效周太史而自創新體杈枒詰屈如千歲枯藤叟嘗爲三陟守東臨滄海立石於日毋之衝手書四言詩以誓水文險而字奇若出神林鬼窟世人傳寶之一日樊巖蔡公示耳溪以橫軸一帖曰此眉叟手書人多表草

稿也洪公曰此文中有數行失格豈眉翁未定本耶樊巖愕然哂曰眉翁一字一法況墓石之刻乎公言未必然矣已而樊巖取其軸盡卷忽有小紙揷其尾熟視良久拍案叫曰何其神耶蓋手書數行於一紙曰自某至某當改之一如洪公所指洪公可謂眞知眉翁者矣今觀東海碑其辭浩淼如洪濤其聲鏜鎝如老浪若有海怪波靈恍惚於筆端洪公之題是碑固有得矣

金自菴筆蹟

自菴金先生名練道學節行爲己卯士類所尊文章

翰墨乃其餘事而筆法尤高所書朝遊北海暮蒼梧
一絶大草雄偉奇崛有大令筆力先生流竄嶺海年
壽不永故書跡傳于世甚少金公思祐穿連山獲一
盜胠其槖有一書帖即自菴書也寫其詩三十餘篇
鋒穎遒勁韻致蕭散不規規於古人之法如山陰脩
竹鮮苞出土挺然有干雲之勢不減於兵燹而又不
毀於盜賊殆鬼神之默護也尹白下嘗見而慕之欲
倣其法把筆良久憮然而罷云

佛書之藏

西堂李公儲書甚多至十二間比李氏萬卷樓倍之

公沒後一夜聞火只燒書樓而已平明乃覺其造化
固難測而人謂佛經積置於三間所以此爲魔祟云
此等書之多藏可以爲戒公所得書皆從禮幣中出
云







習[illegible]下森